明史

六八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應熊 何吾騶　張至發 孔貞運 劉宇亮 黃士俊

薛國觀 袁愷　程國祥 蔡國用 范復粹 方逢年 張四知等

陳演　魏藻德 李建泰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啓中歷宮詹事以憂歸崇禎三年召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冬帝遣宦官出守邊鎮應熊上言陛下焦勞求治何一不倚信羣臣乃羣臣不肯任勞任怨致陛下萬不獲已權遣

近侍監理書之責史謂有聖明不世出之主而羣工不
克仰承直當愧死且自神宗以來士習人心不知職掌
何事有舉會典律例告之者反訝爲申韓刑名近日諸
臣之病非臨事不擔當之故乃平時未講求之過也亦
非因循於夙習之故實愆忘於舊章之過也語皆迎帝
意遂蒙眷注嘗酗酒詬尚書黃汝良爲給事中馮元飈
所劾汝良爲之隱乃解五年進左侍郎元飈發其貪汙
狀帝不省應熊博學多才熟諳典故而性谿刻強很人
多畏之周延儒溫體仁援以自助咸與親善及延儒罷
體仁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閣臣應熊望輕不與特旨擢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何吾騶並入參機務命下
朝野胥駭給事中章正宸劾之曰應熊強愎自張縱橫
爲習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
報復恩讐混淆毀譽況很籍封靡淪於市行願收還成
命別選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天下
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小帝大怒下正
宸詔獄削籍歸有勸應熊爲文彥博者應熊咈然佯具
疏引退語多憤激屢爲給事中范淑泰御史吳履中所
攻帝皆不問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毀皇陵巡撫楊一
鵬應熊座主巡按吳振纓體仁姻也二人恐帝震怒留

一鵬振纓疏未上俟恢復報同奏之遂擬旨令撫按戴罪主事鄭爾說胡江交章詆應熊體仁朋比悞國帝怒謫二人而給事中何楷許譽卿范淑泰御史張纘曾吳履中張肯堂言之不已淑泰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塡月日欺誑之罪難辭且劾其他受賄事帝顧應熊厚皆不聽而鐫楷纘曾秩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辯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悞之罪楷益憤屢疏糾之最後復疏言故事奏章非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

許抄傳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應熊乃於十三日奏辯旨尚未下應熊何由知臣不解者一且旨下必由六科抄發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戸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臣不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去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行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十二年遣官存問其弟應熙横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詞連應熊詔下撫按勘究會應熊復召事得解

時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獨念應熊剛很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應熊明年六月應熊未至延儒已罷歸給事中龔鼎孳密疏言陛下召應熊必因其秉國之日衆口交攻以爲孤立無黨孰知其同年密契肺腑深聯時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聞應熊賄延儒爲再召計延儒對衆大言至尊欲起巴縣巴縣者應熊也未幾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雖去猶未去天下事何堪再悞帝得疏心動留未下已而延儒被逮不卽赴俟應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顧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對曰需王應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

月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乃慙沮而返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乃改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時川中諸郡惟遵義未下應熊入守之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明年奏上方畧請敕川陝湖貴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巡撫出師合討并劾四川巡撫馬體乾縱兵淫掠革職提問命未達而南都亡體乾居職如故已而獻忠死諸將楊展等各據州縣自雄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曾英最有功復重慶屢破賊兵王祥亦出師綦江相犄角祥才武不及

英而應熊委任過之又明年十月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南走重慶英戰歿可望襲破遵義應熊遁入永寧山中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禧死於兵竟無後何吾騶香山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少詹事崇禎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尚書同王應熊入閣溫體仁久柄政欲斥給事中許譽卿已擬旨文震孟爭之吾騶亦助爲言體仁訐奏帝奪震孟官兼罷吾騶詳見震孟傳居久之唐王自立於福州召爲首輔與鄭芝龍議事輒相牴牾閩疆既失踉蹌回廣州永明王以原官召之爲給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趙昱等所

攻引疾辭去卒於家
張至發淄川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歷知玉田遵化行
取授禮部主事改御史時齊楚浙三黨方熾至發齊黨
也上疏陳內降之弊因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
能超然門戶外頃讀科臣疏云日來慰諭輔臣溫旨輔
臣與司禮自相參定方聽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
問耶語皆刺葉向高帝不報時言官爭排東林戶部郎
中李朴不平抗疏爭至發遂劾朴背公死黨誑語欺君
帝亦不報尋出按河南福王之藩洛陽中使相望於道
至發以禮裁之無敢橫宗祿不給爲置義田以贍貧者

四十三年豫省饑請留餉備振又請改折漕糧皆報聞還朝引病歸天啓元年進大理寺丞三年請終養魏忠賢黨薦之矯旨令吏部擢用至發方養親不出崇禎五年起順天府丞進光祿卿精覈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知八年春遷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擬旨遂擢至發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文震孟同入直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時溫體仁爲首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次之越二年體仁輩盡去至發遂爲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柄政

大旨相紹述謂之傳衣鉢至發代體仁一切守其所爲
而才智機變遜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嘗簡東
宮講官擯黃道周爲給事中馮元飈所刺至發怒兩疏
詆道周而極頌體仁孤執不欺復爲編修吳偉業所劾
講官項煜論至發把持考選庇兒女姻任濬而抑成勇
至發上章辯帝遂逐煜去內閣中書黃應恩悍戾體仁
至發輩倚任之恃勢恣橫及爲正字不當復爲東宮侍
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日也至發不諳故事令兼之應
恩不能兼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錄拒不納檢討楊士
聰論之至發揭寢其疏士聰復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

發終庇之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嘗撰文
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
救同官孔貞運傅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
應恩何也至發咈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
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大理
寺副曹荃發應恩賕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
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具疏自謂當去者
三而未嘗引疾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
患病云至發頗清彊起自外吏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
惡異己不能虛公延攬帝亦惡其洩漏機密聽之去且

不遺行人護行但令乘傳賜道里費六十金彩幣二表
裏視首輔去國彝典僅得半焉既歸捐貲改建淄城賜
敕優奬俄以徽號禮成遣官存問十四年夏帝思用舊
臣特敕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明年
七月病歿先屢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及卒贈少保祭葬蔭子如制代至發爲首輔者孔貞運
代貞運者劉宇亮貞運句容人至聖六十三代孫也萬
曆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天啓中充經筵展
書官纂修兩朝實錄莊烈帝嗣位貞運進講皇明寶訓
稱述祖宗勤政講學事帝嘉納之崇禎元年擢國子監

祭酒尋進少詹仍管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講書經唐貞觀時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有釋奠頌孔氏子孫以國師進講至貞運乃再見帝以聖裔故從優賜一品服冬十月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城守應援數策尋以艱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郎越二年遷吏部左侍郎九年六月與賀逢聖黃士俊並入內閣時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至發去位貞運代之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從寬擬帝親定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迨命下閣

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謁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辯退即上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貞運卒引歸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舁歸得疾遽卒黃士俊順德人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歷官禮部尚書崇禎九年入閣累加少傅予告歸父母俱在堂錦衣侍養人以為榮唐王以原官召未赴後相永明王耄不能決事數為臺省論列辭歸而卒劉宇亮綿竹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屢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宇亮

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僮角逐爲樂性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典試諸事皆不得與座主錢士升爲之援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竟獲大用明年六月貞運罷歸遂代爲首輔其冬都城戒嚴命閱視三大營及勇衛營軍士兩日而畢又閱視內城九門外城七門皆苟且卒事時

大淸兵深入帝憂甚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卽革總督盧象昇任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而帝忽改爲總督大懼與國觀及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留象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甫抵保定聞象昇

戰歿過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弘緒
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傳令箭
亟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弘緒亦傳語曰督師之來以禦
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芻糧不繼責有司欲入城不
敢聞命宇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寃願
以身代者千計弘緒得鐫級調用帝自是疑宇亮不任
事徒擾民矣明年正月至天津憒諸將退避疏論之因
及總兵劉光祚逗遛狀國觀方冀爲首輔與嗣昌謀傾
宇亮遽擬旨軍前斬光祚比旨下光祚適有武清之捷

宇亮乃繫光祚於獄而具疏乞宥繼上武淸捷音國觀乃擬嚴旨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宇亮疏辯部議落職閒住給事中陳啓新沈迅復重劾之改擬削籍帝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宇亮竟以此去位而國觀代爲首輔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宇亮終免議久之卒於家

薛國觀韓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萊州推官天啓四年擢戶部給事中數有建白魏忠賢擅權朝士爭擊東林國觀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撫張鳳翔兵部侍郎蕭近高刑部尚書喬允升皆東

林也尋遷兵科右給事中於疆事亦多所論奏忠賢遣
內臣出鎮偕同官疏爭七年再遷刑科都給事中崇禎
改元忠賢遺黨有欲用王化貞寬高出胡嘉棟者國觀
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鎮醫無閭還言關內外營伍虛耗
將吏侵尅之弊因薦大將滿桂才帝褒以忠讜令指將
吏侵尅者名列上副將王應暉等六人詔俱屬之吏陝
西盜起偕鄉人仕於朝者請設防速勦并追論故巡撫
喬應甲納賄縱盜罪削應甲籍籍其贓國觀先附忠賢
至是大治忠賢黨爲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國觀懼且
虞掛察典思所以撓之乃劾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兵

科給事中許譽卿言兩人主盟東林與瞿式耜掌握枚卜文華召對陛下惡章允儒妄言嚴旨處分譽卿乃持一疏授惟炳使同官劉斯琜邀臣列名臣拒不應遂使燿然劾臣臣自立有品不入東林遂罹其害今朝局惟論東林異同向背借崔魏爲題報仇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式耜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遥制察典舉朝無敢言未詆燿然賄劉鴻訓得御史帝雖以撓察典責之國觀卒免察然清議不容旋以終養去三年秋用御史陳其猷薦起兵科都給事中遭母憂服闋起禮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九年擢左僉都御史明年八月拜禮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觀爲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帝遂超擢大用之十一年六月進禮部尚書其冬首輔劉宇亮出督師國觀與楊嗣昌比搆罷宇亮明年二月代其位敘勦寇功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敘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先爲首輔者體仁最當帝意居位久及張至發孔貞運劉宇亮繼之皆非帝意所屬故旋罷去國觀得志一踵體仁所爲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頗信嚮之久而覺其奸遂及於禍始帝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

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流沾背於是專察其陰事國觀任中書王陛彥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旨招權利劾之並下詔獄兩人老矣瘐廷杖下其家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而國觀前匿史堃所寄銀周楊兩家又誘堃蒼頭首告由是諸事悉上聞帝意漸移史堃者清苑人爲御史無行善結納中官爲王永光死黨巡按淮揚括庫中贓罰銀十餘萬入己橐攝巡鹽又掩取前官張錫命貯庫銀二十餘萬及以少卿家居檢討楊士聰劾吏部尚書田唯嘉納周汝弼金八千推延綏巡撫堃居閒并發堃盜鹽課事堃得旨

自陳遂許士聰而鹽課則請敕淮揚監督中官楊顯名核奏俄而錫命子沆許荎給事中劉焜芳復劾荎侵盜有據又嘗勒富人于承祖萬金事發則遣家人齎重貲謀於黠吏圖改舊籍帝乃怒褫荎職荎急攜數萬金入都主國觀邸謀既定出疏攻焜芳及其弟炳芳煒芳閣臣多徇荎擬嚴旨帝不聽止奪炳芳官候訊及顯名核疏上力爲荎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荎下獄會有兵事獄久不結瘐死都人籍籍謂荎所攜貲盡爲國觀有家人證之事大著國觀猶力辨荎贓爲黨人搆陷帝不聽帝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羣僚臣等任之

在內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爲軍貲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敎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空中責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降神於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

國觀待隙而發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
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僞與交驩擬第一當
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己與
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
觀事帝聞之益疑十三年六月楊嗣昌出督師有所陳
奏帝令擬諭國觀乃擬旨以進帝遂發怒下五府九卿
科道議奏掌都督府魏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淳
等不測帝意議頗輕請令致仕或閒住帝度科道必言
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永淳徇私狀而
微詆國觀藐肆妬嫉帝不懌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遂

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値陛彥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詞所連及丞淳奕琛暨通政使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陛彥詔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丞淳奕琛與焉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至十月陛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卽命棄市而遣使逮國觀國觀遷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屬吏國觀自謂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監刑者至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

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明日使者還奏又明日許收斂縣梁者兩日矣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云法司坐其贓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國觀險忮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贓又懸坐人頗有寃之者袁愷聊城人旣劾罪國觀後爲給事中宋之普所傾罷去福王時起故官道卒

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確山光山二縣有清名遷南京吏部主事乞養歸服闋起禮部主事天啓四年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可任調爲己屬吏歷四司發御史楊玉珂請屬玉珂被謫國祥亦

引疾歸其冬魏忠賢既逐南星御史張訥劾國祥爲南星邪黨遂除名崇禎二年起稽勳員外郎遷考功郎中主外計時稱公慎御史龔守忠詆國祥通賄國祥疏辯帝襃以清執下都察院核奏事得白守忠坐褫官尋遷大理右寺丞歷太常卿南京通政使就遷工部侍郎復調戶部九年冬召拜戶部尚書楊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而是時度支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亦時有所蠲減最後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帝遂行之勛戚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由是眷國祥十一年六月帝

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尅期平賊無功而剿兵難撤外敵生心邊餉日絀民貧旣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前定特假是爲名耳居數日改國祥禮部尚書與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俱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劉宇亮爲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國祥等五人國觀嗣

昌最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明年四月召對無一言帝傳諭責國祥緘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國祥始受業於焦竑歷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素與其子上俱撰有詩集國祥歿後家貧不能舉火上營葬畢感疾卒無嗣蔡國用金谿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啓五年陳時政六事詆葉向高趙南星而薦亓詩教趙興邦邵輔忠姚宗文等七人魏忠賢喜矯旨褒納尋忤璫意勒令閒住崇禎元年起故官屢遷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辦國用建議取牙石用之牙石者舊列崇文宣武兩街備駕出除道

者也帝閱城嘉其功遂欲大用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
國用望輕不獲與特旨擢禮部尚書入閣辦事累加少
保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卒於官贈太保謚
文恪國用居位清謹與同列張四知皆庸才碌碌無所
見范復粹黃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開封府推官
崇禎元年爲御史廷議移毛文龍內地復粹言海外億
萬生靈誰非赤子倘棲身無所必各據一島爲盜後患
方深又言袁崇煥功在全遼而尚寶卿董懋中詆爲逆
黨所庇持論狂謬懋中遂落職文龍亦不果移巡按江
西請禁有司害民六事時大釐郵傳積弊減削過甚反

累民復粹極陳不便丁艱歸服闋還朝出按陝西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設防留餉爲治標廣屯蠲賦招撫爲治本帝褒納之廷議有司督賦缺額兼罷撫按復粹力言不可由大理右寺丞進左少卿居無何超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同命者五人翰林惟方逢年餘皆外僚而復粹由少卿尤屬異數葢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逢年以禮嗣昌以兵國用以工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累加少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國觀罷復粹爲首輔給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三者

復粹恚因自陳三者無一請罷溫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遺譏海內帝以妄詆下之吏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建極殿賊陷洛陽復粹等引罪乞罷不允帝御乾清宮左室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不能對帝疾初愈大赦天下命復粹錄囚自尚書傅宗龍以下多所減免是年五月致仕國變後卒於家方逢年遂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四年以編修典湖廣試發策有巨璫大蠹語且云宇內豈無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覓臯夔稷契於黃衣閹

尹之流者魏忠賢見之怒貶三秩調外御史徐復陽希
指劾之削籍爲民崇禎初起原官累遷禮部侍郎十一
年詔廷臣舉邊才逢年以汪喬年應未幾擢禮部尚書
入閣輔政其冬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
人亡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
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即罷歸福
王時復原官不召魯王三召之用其議定稱魯監國紹
興破王航海逢年追不及與與方國安等降於我
大淸已而以蠟丸書通閩事洩被誅張四知者費縣人
天啓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歷官禮部右

侍郎貎寢甚嘗患惡瘍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忽及之給事中張淳劾其爲祭酒時貪汚狀四知憤帝前力辨言已孤立爲廷臣所嫉帝意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明年五月與姚明恭魏照乘俱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恭蘄水人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崇禎十一年由詹事遷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給事中耿始然劾其與副都御史袁鯨比而爲奸利帝不聽明年遂柄用照乘滑人天啓時爲吏部都給事中崇禎十一年歷官兵部侍郎明年國觀引入閣三人者皆庸劣充位而已四知加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明恭加太子太保

進戶部尚書文淵閣照乘加太子少傅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帝自即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彈章愈多位愈固四知秉政四載爲給事中馬嘉植御史鄭崑貞曹溶等所劾帝皆不納十五年六月始致仕照乘亦四載御史楊仁願徐殿臣劉之渤相繼論劾引疾去明恭甫一載鄉人詣闕訟之請告歸後四知降於我

大清

陳演井研人祖效萬曆間以御史監征倭軍卒於朝鮮贍光祿卿演登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歷官少詹事掌翰林院直講筵十三年正月擢禮部

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卽與
內侍通莊烈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以所條對覘能否
其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
旨卽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謝陞同入閣明
年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十五年以山東平盜功加太
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被劾乞罷優旨慰留明年
五月周延儒去位遂爲首輔尋以城守功加太子太保
十七年正月考滿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踰月罷
政再踰月都城陷遂及於難演爲人旣庸且刻惡副都
御史房可壯河南道張煊不受屬因會推閣臣譏於帝

可壯等六人俱下吏王應熊召至旋放還演有力焉自延儒罷後帝最倚信演臺省附延儒者盡趨演門當是時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顧以賄聞及李自成陷陝西逼山西廷議撤寧遠吳三桂兵入守山海關策應京師帝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三桂始用海船渡遼民入關往返者再而賊已陷宣大矣演懼不自安引疾求罷詔許之賜道里費五十金彩幣四表裏乘傳行演既謝事薊遼總督王永吉上疏力詆其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曰汝一死不足蔽

辜吒之去演貲多不能遽行賊陷京師與魏藻德等俱
被執繫賊將劉宗敏營中其日獻銀四萬賊喜不加刑
四月八日已得釋十二日自成將東禦三桂慮諸大臣
爲後患盡殺之演亦遇害

魏藻德順天通州人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既殿試帝思
得異才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外交訌何
以報讐雪恥藻德卽以知恥對又自敘十一年守通州
功帝善之擢置第一授修撰十五年都城戒嚴疏陳兵
事明年三月召對稱旨藻德有口才帝以己所親擢且
意其有抱負五月驟擢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

閣輔政藻德力辭部銜乃改少詹事正統末年兵事孔
棘彭時以殿試第一人踰年卽入閣然仍故官修撰未
有超拜大學士者陳演見帝遇之厚曲相比附八月補
行會試引爲副總裁越蔣德璟黃景昉而用之藻德居
位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十七年二月詔
加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
田練兵諸事駐天津而命方岳貢駐濟寧蓋欲出太子
南京俾先淸道路也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逃者
遂止不行及演罷藻德遂爲首輔同事者李建泰方岳
貢范景文邱瑜皆新入政府莫能補救至三月都城陷

景文死之藻德岳貢瑜竝被執幽劉宗敏所賊下令勒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勛戚無定數藻德輸萬金賊以爲少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復逮其子追徵訴言家已罄盡父在猶可丐諸門生故舊今已死復何所貸賊揮刃斬之李建泰曲沃人天啓五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頗著聲望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方岳貢竝命疏陳時政切要十事帝皆允行明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建泰慮鄉邦被禍而家富於貲可藉以佐軍穀然有滅賊志

常與同官言之會平陽陷帝臨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
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
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
但死不瞑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諸輔臣請代俱
不許建泰頓首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
請提師以西帝大喜慰勞再三曰卿若行朕倣古推轂
禮建泰退即請復故御史衛楨固官授進士凌駉職方
主事竝監軍參將郭中杰爲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
石嶐聯絡延寧甘固義士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
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從事二十六日行遣將禮駙

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日將午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設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前致辭帝獎勞有加賜之宴御席居中諸臣陪侍酒七行帝手金巵親酌建泰者三卽以賜之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爲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爲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竝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家貲盡沒驚怛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興城門閉不納留三

日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復鄉官張羅彥等並死之建泰自刎不殊爲賊將劉方亮所執送賊所賊旣敗

大清召爲內院大學士未幾罷歸姜瓖反大同建泰遙應之兵敗被禽伏誅

贊曰天下治亂係於宰輔自溫體仁導帝以刻深治尚操切由是接踵一跡應熊剛很至發險忮國觀陰鷙一效體仁之所爲而國家之元氣已索然殆盡矣至於演藻德之徒機智弗如而庸庸益甚禍中於國旋及其身悲夫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喬允升易應昌等　曹于汴

孫居相弟鼎相　曹珖

陳于廷　鄭三俊

李日宣　張瑋金光辰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太谷知縣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竝著風采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理河南道力鋤匪類而主

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咸爲被察者訟寃察疏猶未下允升慮帝意動搖三疏別白其故且劾吏部侍郎蕭雲舉佐察行私事乃獲竣雲舉亦引去尋遷順天府丞進府尹齊楚浙三黨用事移疾歸天啟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三年進尚書魏忠賢逐吏部尚書趙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賢以允升爲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既而給事中薛國觀劾允升主謀邪黨詔落職閒住崇禎初召拜故官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所平反先是錢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授舉子錢千秋千秋故有文獲

薦覺保元時敏詐興之閧事傳京師爲部科磨勘者所
發謙益大駭詰知二奸所爲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
當戍二奸瘐死千秋更赦釋還事已七年矣溫體仁以
枚卜不與疑謙益主之復發其事詔逮千秋再訊帝深
疑廷臣結黨蓄怒以待而體仁又密伺於旁廷臣相顧
惕息允升乃會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鞫
者再千秋受拷無異詞允升等具以聞帝不悅命覆勘
體仁慮謙益事白已且獲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獄
詞盡出謙益手允升憤求去帝雖慰留卒如體仁言奪
謙益官閒住千秋荷校死二年冬我

大淸兵薄都城獄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踰城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寘之死中書沈自植乘間摭劾允升他罪章幷下按問副都御史掌院事易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幷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寺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讞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謂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與繼榮俱戍邊世賞贖杖爲民尚書胡應台等上應昌罪帝以爲輕杖郎中徐元嘏於廷鐫應台秩視事應昌論死四年四月久旱求言多請緩刑

乃免應昌及工部尚書張鳳翔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死遣戍邊衞允升赴戍所未幾死允升端方廉直敭歷中外具有聲績以詿誤獲重譴天下惜之易應昌字瑞芝臨川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熹宗時由御史累遷大理少卿逆黨劾爲東林削籍崇禎二年起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與曹于汴持史𡑍高捷起官事爲時所重至是獲罪福王時召復故官遷工部右侍郎國變後卒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

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去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尚書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麟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並降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治行高第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邢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玠遂引去吏部郎趙邦清被誣于汴疏雪之謁告歸敝屋以

居不蔽風日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朝房災請急補曠官修廢政遼左有警朝議增兵于汴言國家三歲遣使者閱邊盛獎邊臣功伐蟒衣金幣之賜官秩之增未嘗或靳今廢防至此宜重加按問邊道超擢當於秩滿時閱實其績毋徒循資俸坐取建牙開府進吏科都給事中給事中胡嘉棟發中官陳永壽兄弟奸永壽反訐嘉棟于汴極論永壽罪故事章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啟視然後進御于汴謂乖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三十八年典外察去留悉當明年典京察屏湯賓尹劉國縉等而以年例出王紹徽喬應甲於外其黨

羣起力攻于汴持之堅卒不能奪以久次擢太常少卿疏寢不下請告又不報俟命歲餘移疾歸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京察事竣進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辭不拜時紹徽應甲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于汴屬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遂削奪崇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敕僚吏臺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爲清溫體仁訐錢

謙益下錢千秋法司訊不得實體仁以于汴謙益座主也并訐之于汴亦發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謙益竟獲罪先是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參決不爲己甚小人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𡎺素憸邪爲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久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賈人子也嘗誣劾大學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書孫居相侍

郎程啓南府丞魏光緒目爲西黨請皆放黜以五人籍
山西也帝絀抱奇言不聽而工部主事陸澄源復劾于
汴朋奸六罪帝雖謫澄源于汴卒謝事去及辭朝以敦
大進規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于汴篤志正學
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奬名教有古大臣風
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恩縣知縣
徵授南京御史負氣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内自宰執
外至郡守縣令無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廢治道日乖
天變人怨究且瓦解土崩縱珠玉金寶亘地彌天何救
危亂帝不省誠意伯劉世延屢犯重辟廢爲庶人錮原

籍不奉詔久居南京益不法妄言星變將勒兵赴闕居
相疏發其奸并及南京勳臣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延
吏安遠東寧忻城諸侯伯子弟悉按問强暴爲戢稅使
楊榮激變雲南守太和山中官黃勳嗾道士毆辱知府
居相皆極論其罪時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
道印事皆辦治大學士沈一貫數被人言居相力詆其
奸貪植黨一貫乃去居相亦奪祿一年連遭內外艱服
闋起官出巡漕運還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廷議當褫
官其黨爲營護旨下法司覆勘居相復發敬通賄狀敬
遂不振故事御史年例外轉吏部都察院協議王時熙

魏雲中之去都御史孫瑋不與聞居相再疏劾尚書趙
煥煥引退及鄭繼之代煥復以私意出宋槃潘之祥於
外居相亦據法力爭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中
書張光房等五人以持議不合時貴擯不與科道選居
相竝抗章論列當是時朋黨勢成言路不肖者率附吏
部以驅除異己勢張甚居相挺身與抗氣不少沮於是
過廷訓唐世濟李徵儀劉光復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
吳亮嗣汪有功王萬祚輩羣起爲難居相連疏揭扗諸
人迄不能害至四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江西參政
引疾不就天啓改元起光祿少卿改太僕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陝西四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魏忠賢盜
柄復引疾歸無何給事中陳序謂居相出趙南星門與
楊漣交好序同官虞廷陛又劾居相力薦李三才遙結
史記事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專督鼓鑄尋
改吏部進左侍郎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轉漕多僱民
舟民憊甚以居相言獲蘇高平知縣喬淳貪虐爲給事
中楊時化所劾坐贓二萬有奇淳家京師有奧援乞移
法司覆訊且訐時化請囑致隙時化方憂居遺書居相
報書有國事日非邪氛益惡語爲偵事者所得聞於朝
帝大怒下居相獄謫戍邊七年卒於戍所弟鼎相歷吏

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亦有名東林中

曹珖字用韋益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皇城四門倉衛軍貸羣璫子錢償以月餉軍不支餉者三年及餉期羣璫抱券至珖命減息璫大譁珖曰并私券奏聞聽上處分耳羣璫請如命軍困稍蘇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郎中大璫私人求大帥珖不可東廠太監盧受疏申職掌珖亦請敕受約束部卒毋陷良民稍遷河東參政引疾歸久之起南京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奄棄羣臣道路咸知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以至於此天下之弒逆有毒而

非酖戕而非刃者此與先年梃擊同一奸宄乞明詔輔
臣直窮奸狀以雪先帝之讐報聞天啓初叙職方時邊
功加光祿卿進太常大理卿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珖
請告歸尋爲給事中潘士聞所劾落職閒住御史盧承
欽歷攻東林詆珖狎主邪盟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戸部
右侍郎督錢法尋遷左侍郎三年拜工部尚書珖初名
珍避仁宗諱始改名五年陵工成加太子少保桂王重
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田賦十二萬有奇浙
江逋織造銀十餘萬巡撫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珖皆持
不可中官張彝憲總理戸工兩部事議設座於部堂珖

不可右侍郎高弘圖履任爕憲欲共設公座珖與弘圖約比爕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爕憲怏怏及主事金鉉馮元飈交疏劾爕憲爕憲疑出珖曰掊摭其隙會山永巡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斤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爕憲取粗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珖嚴旨盡鎔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內外官多獲罪爕憲乃糾巡視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詰責爕憲又指閘工冒破齮齕之珖累疏乞骸骨歸五月得請屢薦不起家居十四年卒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

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給事中汪若霖詆大學士朱賡甚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謙爲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賡及王錫爵嘗斥己言論德顧天埈素于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視鹺河東劾稅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欲親督湖口稅于廷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奸論寘之法改按山東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極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尚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戶部右侍郎改

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于廷署事大學士魏廣微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廷總憲于廷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爲民文選郎張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差竣例聽北考于廷請先考於南報可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八事請於回道日核實課功優絀褒納給事

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事下吏並抗疏救之秩
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
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撻指揮非故事事聞帝方念
疆埸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覈于廷等言軍官起世冑
率不循法度桀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過薄責以懲凡
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
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引
巡撫勑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
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
却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少保于廷蕭亮有

守周延儒當國于廷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
故卒獲重譴去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元
氏知縣累遷南京禮部郎中歸德知府福建提學副使
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糧儲天啓初召爲光祿少卿
改太常未上陳中官侵冒六事時魏忠賢客氏離間后
妃希得見帝而三俊疏有篤厚三宮妖冶不列於御語
忠賢遣二豎至閣中摘妖冶語令重其罪閣臣力爭而
擬旨則以先朝故事爲辭三俊復疏言近日糜爛荼毒
無踰中璫閹臣悉指爲故事古人言奄豎闒名非國之

福今聞名者已有人內連外結侍閣臣彈壓抑損之而閣臣輒阿諛自溺其職可爲寒心忠賢益怒以語侵內閣留中不下擢左僉都御史疏陳兵食大計規切內外諸司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謫抗疏救之四年正月遷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楊漣劾忠賢三俊亦上疏極論尋署倉場事太倉無一歲蓄三俊奏行足儲數事忠賢盡逐漣等三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賢黨張訥請毀天下書院劾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愼行余懋衡合汙同流褫職閒任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南京諸僚多忠賢遺黨是年京察三俊澄汰一空

京師被兵大臣大獲譴明年春三俊以建儲入賀力言皇上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司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爲隱慮願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萬七千有奇積逋至數百萬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俊初至倉庫不足一月餉三俊力祛宿弊糾有司尤怠玩者數人屢與兵部爭虛冒久之士得宿飽萬曆時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關歲徵稅六七萬泰昌時已停至是度支益絀科臣解學龍請增天下關稅南京宣課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爲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征之蕪湖坐賈戸部遂派蕪湖三萬復

設關徵商三俊請罷征併於工部分司計舟輸課不稅貨物皆不從遂爲承制蕪湖淮安杭州三關皆隸南戶部所遣司官李友蘭霍化鵬任儆皆貪三俊悉劾罷之居七年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復當京察斥罷七十八人時服其公旋上議官評杜請屬愼差委三事帝皆採納流寇大擾江北南都震動三俊數陳防禦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抗疏救之考績入都留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錄囚流徒以下皆減等三俊以文武諸臣詿誤久繫者衆請令出外候讞因論告訐株蔓之獘乞敕內外諸臣行惻隱實政內而

五城訊鞫非重辟不必參送法司外而撫按提追非眞犯不必盡解京師刑曹決斷以十日爲期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變請舉寒審之典帝命考故事三俊稽歷朝寶訓得祖宗冬月錄囚數事備列上奏寢不行前尚書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釋還侍養不許初戶部尚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帝欲重譴之三俊屢讞上不稱旨饞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褫其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帝御經筵講官黃景昉稱三俊至清

又偕黃道周各疏救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贓私令出獄候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復救之大學士孔貞運等復以爲言乃許配贖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得罪即命三俊代之時値考選外吏多假繕城墾荒名減俸行取都御史劉宗周疏論之諸人乃夤緣周延儒囑兵部尚書張國維以知兵薦帝即欲召對親擢三俊言考選者部院事天子且不得專況樞部乎乞先考定乃請聖裁帝不悅召三俊責之對不屈宗周復言三俊欲俟部院考後第其優劣純疵恭請欽定若但以奏對取人安能得眞品帝不從由是倖進者衆

帝下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飈陳士奇四人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周獲嚴譴三俊皆懇救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廩廩大僚缺官三俊數引薦賢士之廢斥者多復用刑部尚書徐石麒獲罪率同官合疏乞留三俊爲人端嚴清亮正色立朝惟引吳昌時爲屬頗爲世詬病時文選缺郎中儀制郎中吳昌時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薦於帝且以屬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帝特召問三俊復徇衆意以對帝頷之明日卽命下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也帝惡言官不職欲

多汰之嘗以語三俊三俊與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於外給事御史大譁謂昌時紊制弄權連章力攻并詆三俊三俊懇乞休致詔許乘傳歸國變後家居十餘年乃卒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啓元年遼陽破請帝時召大僚面決庶政尋請宥侯震暘以開言路厚中宮以肅名分忤旨切責已又薦丁元薦鄒維璉麻僖等十餘人乞召還朱欽相劉廷宣等帝以濫薦逐臣停俸三月旋出理河東鹽政還朝以族父邦華佐兵部引嫌歸五年七月逆黨倪文

煥劾邦華日宣爲東林邪黨遂削籍莊烈帝即位復故官以邦華在朝久不出崇禎三年起故官巡按河南還朝掌河南道事中官王坤訐大學士周延儒日宣率同官言內臣監兵不宜侵輔臣且摘款中疑邊情多故坤責亦不可逭報聞遷大理丞屢進太常卿九年冬擢兵部右侍郎鎭守昌平久之進左侍郎協理戎政尋敘護陵功加兵部尚書十三年九月擢吏部尚書十五年五月會推閣臣日宣等以蔣德璟黃景昉姜曰廣王錫袞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吳甡惠世揚王道直名上帝令再推數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壯

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與焉大僚不獲推
者爲流言入內且創二十四氣之說帝深惑之踰月召
日宣及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偕輔臣賜食已出御中極
殿令諸臣奏對玫陳九邊形勢甚辯帝惡其干進叱之
乃命德璟景昉牲入閣而以徇情濫舉責日宣等回奏
奏上帝怒不解復御中左門太子及定永二王侍帝召
日宣聲甚厲次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
張煊及玫可壯三謨詰其妄舉日宣奏辯帝曰汝嘗言
秉公執法今何事不私正宸奏日宣多游移臣等常劾
之然推舉事實無所徇日宣復爲玫等三人解帝命錦

衣官提下日宣等六人並褫冠帶就執時帝怒甚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環景昉牲叩頭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大學士周延儒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下刑部廷臣交章申救不納帝疑其未就獄責刑部臣尅期三日定讞侍郎惠世揚徐石麒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職鐫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言枚卜一案日宣等無私陛下懷疑重其罪刑官莫知所執不聽獄上日宣正宸煊戍邊玫可壯三謨削籍久之赦還卒

張瑋字席之武進人少孤貧取糠粃自給不輕受人一

飯爲同里薛敷敎所知講學東林書院師孫愼行其學以愼獨研幾爲宗萬曆四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越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郎中出爲廣東提學僉事粵俗奢麗督學至宮室供張輿馬餽牽之奉甲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貝磊砢璀璨瑋悉屏去弗視也大吏建魏忠賢祠乞上梁文於瑋瑋卽日引去瑋廉歸而布袍草履授徒於家莊烈帝卽位起江西參議歷福建山東副使大學士吳宗達謂瑋難進而易退言之吏部召爲尚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久之起應天府丞是歲四方大旱瑋以軍食可虞

奏請禁江西湖廣遏糴而令應天常鎮淮揚五郡折輸
漕糧銀赴彼易米則小民免催科之苦太倉無顆粒之
虧他十庫所收銅錫顏料皮布非州縣土產者悉解折
色且盡改民解爲官解以救民湯火所司多議行遷南
京光祿卿召入爲右僉都御史遷左副都御史時劉宗
周金光辰竝總憲紀瑋乃上風厲臺班疏曰懲往正以
監來今極貪則原任巡按蘇松御史王志舉極廉則原
任南京試御史成勇勇與臣曾不相知家居聞勇被逮
士民泣送者萬輩百里不休後入南都始知勇在臺不
濫聽一辭不輕贖一鍰不受屬吏一蔬一果杰紳悍吏

爲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開導民以孝弟臣離南中輒扱轅願借成御史惠我南人雖前奉嚴譴宜召爲諸御史勸疏上一時稱快詔下志舉法司逮治成勇叙用瑋旋以病謝歸未幾卒福王時贈左都御史諡清惠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視西城內使周二殺人牒司禮監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頭乞哀帝曰此國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出按河南條奏至三百餘章彈劾不避權勢九年還朝京師戒嚴光辰分守東直門劾兵部尚書張鳳翼三不可解一大可憂帝以鳳翼方在行間寢其奏時帝久罷內遣然以邊

警諸臣頽萎廢不任仍分遣中官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而意頗諱言之光辰疏請罷遣帝怒召對平臺風雨驟至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霤久之帝召光辰責之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臣臣愚以任內臣諸臣益弛卸不任帝大怒聲色俱厲將重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見皇上撤內臣而喜語未終帝沉吟卽云汝言毋復爾然意亦稍解人謂光辰有天幸云時張元佐以兵部右侍郎出守昌平同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卽日往帝顧閣臣曰內臣卽日往侍臣三日

未出朕之用內臣過耶翼日有詔光辰鐫三級調外久之由浙江按察司照磨召爲大理寺正進太僕丞十三年五月復偕諸大臣召對平臺荅以禦邊救荒安民之策光辰班最後時已夜光辰獨對燭影中娓娓數百言帝爲聳然聽明日諭諸臣各繕疏以進尋移尚寶丞陳罷練總換授私派僉報數事報聞歷光祿少卿左通政十五年五月復偕諸臣召對德政殿備陳賊形勢帝悅擢左僉都御史無何以救劉宗周仍鐫三級調外事具宗周傳明年丁父憂福王時起故官未赴國變家居二十餘年卒

贊曰明自神宗而後士大夫峻門戶而重意氣其賢者敦厲名檢居官有所執爭卽淸議翕然歸之雖其材識不逺耳目所熟習不能不囿於風會抑亦一時之良也遭時孔棘至救過不暇顧安得責以挽回幹濟之業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四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劉宗周 祝淵 王毓蓍　黃道周 葉廷秀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

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
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
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
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
周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
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
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
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
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
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

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傳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

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
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
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
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
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
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
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
應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
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

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煩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蓋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

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
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且陛下所擘畫動
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
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
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
諸大夫國人不得束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
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
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
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

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

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憤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

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

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
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
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
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國
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
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
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
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
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
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

優人籠篌焚之逋衢賙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愼行林釬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愼行已卒與釬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

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
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
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釬輔政宗周他用旋授
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
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
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
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
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
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

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

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寛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

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眞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已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

槩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

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

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

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

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詬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

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

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

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赦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黃道周尚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

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
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
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
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
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
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翼
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
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
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
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

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尸鎮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嘆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

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
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
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
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
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
劉澤淸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
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
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
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
武臣旣濫文臣隨之外臣旣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

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

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 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闖定案前後詔書鵰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 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淸恨甚滋欲殺宗周矣宗周連疏請告不

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

爲連雞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

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
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鑕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
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
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
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
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
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鬭士英以統鑕言
爲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
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
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

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艮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曰廣吳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訐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士英旣嫉宗

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鋮知兵有詔冠帶陛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鋮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

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覬覦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

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衞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衞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

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絶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門人徇義者

有祝淵王毓蓍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峯巔僧舍讀書三年山僧罕見其面十五年冬會試入都適宗周廷諍姜埰熊開元削籍淵抗疏曰宗周戇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一清剛臣以司風紀孰與宗周宗周以迂戇斥繼之者必淟涊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淟涊便捷之夫進必且營私納賄顛倒貞邪乞收還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懌停淵會試下禮官議淵故不識宗周既得命往謁宗周曰子為此舉無所為而為之乎抑動於名

心而爲之也淵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爾願執贄爲弟子明年從宗周山陰禮官議上逮下詔獄詰主使姓名淵曰男兒死即死爾何聽人指使爲移刑部進士共疏出淵未幾都城陷營死難太常少卿吳麟徵喪歸其柩詣南京刑部竟前獄尚書諭止之上疏請誅奸輔通政司抑不奏給事中陳子龍疏薦淵及待詔涂仲吉義士可爲臺諫仲吉者漳浦人以諸生走萬里上書明黃道周寃得罪杖譴者也不許宗周罷官家居淵數往問學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撾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竣工既葬還家設祭即投繯而

卒年三十五也踰二日宗周餓死毓蓍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宗周之門同門生咸非笑之杭州不守宗周絶粒未死毓蓍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一月死鄉人私謚正義先生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

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子汋字伯繩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

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遺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絶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

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

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

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鮨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

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為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戢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寛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

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搆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絶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清裁絶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纍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鄤帝怒嚴旨切

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
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
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
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
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
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
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
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
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嘗帷蓋恩天下士生
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

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猳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搥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

者可不子卽使人才甚乏柰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斁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屝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

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
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
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鄤脫罪下吏部行讞鄤昌
因上言鄤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且其意徒
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
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
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
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
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
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

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鄤帝曰然朕正

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為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鄭何也對曰臣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鄒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鄒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即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

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
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
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
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
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
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
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
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
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
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

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

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謗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揜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奬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

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讁戍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鎭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豢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

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承戍廣西十
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
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
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
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
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已方再入
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卽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
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
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笑演
曰其事親亦極孝牲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

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旣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

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
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當
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
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所至遠近響
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進至婺源
遇
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
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
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等皆
死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

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
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
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
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葉
廷秀濮州人天啓五年進士歷知南樂衡水獲鹿三縣
入爲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惟賢與民爭田廷秀斷歸
之民惟賢屬御史袁弘勛駁勘訧如初惟賢訴諸朝帝
卒用廷秀奏還田於民崇禎中遷南京戶部主事遭內
外艱服闋入都未補官疏陳吏治之弊言催科一事正
供外有雜派新增外有培加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產

傾家安得不爲盜賊夫欲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郡守
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潔乃保舉之令行已數年而稱職
者希覯是連坐法不可不嚴也帝納之授戶部主事帝
以傅永淳爲吏部尚書廷秀言永淳庸才不當任統均
甫四月永淳果敗道周逮下獄廷秀抗疏救之帝怒杖
百繫詔獄明年冬遣戍福建廷秀受業劉宗周門造詣
淵邃宗周門人以廷秀爲首與道周未相識冒死論救
獲重罪處之恬然及道周釋還給事中左懋第御史李
悅心復相繼論薦執政亦稱其賢道周在途又爲請帝
令所司核議已而執政復薦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會

都城陷未赴福王時兵部侍郎解學龍薦道周並及廷秀命以僉都御史用及還朝馬士英惡之抑授光祿少卿南都覆唐王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事敗爲僧以終

贊曰劉宗周黃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別忠佞足爲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之說惑之也傳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違其素所守豈不卓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６８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４４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６７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